

东北师范大学

文库

孫常敍古文字學論集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孫常弢古文字學論集

● 孙 屏 张世超 马如森 编校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

SUNCHANGXU GUWENZIXUE LUNJI

孙 屏 张世超 马如森 编校

责任编辑:吴长安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左 群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邮政编码:130024)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印张:33.75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50 千

印数:0 001—1 000 册

ISBN 7-5602-2178-5/H·154

定价:59.00 元

胡序

一九三四年，我從北京大學畢業，進入南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先參加安陽殷墟發掘，後在南京所裏整理研究殷墟出土之甲骨文文字。一切生活工作，尚稱順正。

一九三七年，忽然發生「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倉卒間隨機關從南京遷長沙，半年後，又從長沙經衡陽遷桂林。沒有多久，又從桂林經柳州、南寧、龍州、繞道越南遷昆明。在昆明三年，當史語所由昆明再遷南溪之際，我乃應顧頡剛先生之邀，從昆明往成都，在顧先生任主任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研究員，並任大學部教課，生活才又安定下來。

一九四三年，高晉生（亨）先生來齊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主任，我亦任中國歷史社會系主任，文史相投，我們聚談甚為歡洽，正所謂「以傾蓋之新知，若班荆之舊友」。我著《甲骨文學商史論叢》一書，晉生特為製一長序，頗承嘉勉，至深感激！晉生嘗謂余言：「吉林有孫曉野（帶叙）博聞強記，學問踏實」，曉野之名，聞之久矣。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我復員東歸，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一九五四年，承東北師範大學之邀，為研究生及年輕教師講演。我自上海來長春，始與曉野先生初次見面，當時曉野先生方任東北師大中文系主任，溫文爾雅，一見有如故交。又悉他早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間，曾在吉林省立第一師範，從高晉生先生學習，又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間，曾向羅振玉先生問業。「幼承家訓，長從大師」，所以他才精於語言文字和甲骨文之學。

自後我多次前往長春，或向吉林省博物館訪問甲骨，或往吉林大學參加博士生的論文答辯，或參加中國古文字學的研討會議，或與侯外廬同志同去東北徵詢對於《中國史稿》的意見和問題。每次到長春，都能與曉野先生晤談，甚為暢快！他每在著作出版，都承惠贈，讀了受益良多。我們《甲骨文合集》的編輯，也得到他的幫助，尤為感激！

胡序

二

一九八九年歲末，師大馬如森同志駕臨寒舍，帶有曉野先生《古文字論集》，擬送中華出版，並附曉野致我手書，說：「弟思平生交遊，惟吾兄最親，倘賜一序，則幸甚矣」。承曉野信任，所不敢辭。惟馬上出版，尚有困難，遂又暫時擱止。最近有信來，說即可付印，我乃提起筆來，寫此序文。

按論集共收論文二十篇，內容又分三類，一為關於殷墟甲骨文的研究，二為關於周秦金文的考釋，三為關於語言文字學的研究，可以說都是很精美的著作。

我現在要特別談一談的是，關於論集第二篇《釋圖為「冒」補證》之二，《從殷墟出土寶物證圖為冒》一節，那個出青銅冑的「〇〇」墓，正是我所發掘。

我大學畢業進入史語所，分配在考古組，首先去安陽發掘殷墟，先發掘同樂寨的小屯龍山與仰韶的三層文化，然後就在梁思永先生的領導下，去侯家莊西北岡發殷代的王陵，我分工就是發掘「〇〇」墓。

「〇〇」號大墓，從一九三四年秋到一九三五年春，幾乎發掘了將近一年，才算完畢。大墓呈長方形，平面佔面積約320平方公尺，四個墓道，地面下13公尺到底，已達水面。墓室已給盜掘一空，但在南墓道與墓室相接處，發現有未經擾動的大銅長方鼎一對，一牛鼎、一鹿鼎，又玉磬一組，計三件。在南墓道口邊，又發現帶木柄的銅戈一層，成捆的銅矛一層，還有一層就是銅冑，我們當時叫銅盔，一層大約有二百多個，約分六七種。釋圖為冒，非常正確，極為穩妥。在我讀之，不由得想起六十年前發掘時歡樂的情形來，尤其感到親切！

其他各篇，創發之處亦多，足見著者艱苦卓絕的功力，好學深思之士，幸觀覽焉！

胡厚宣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羅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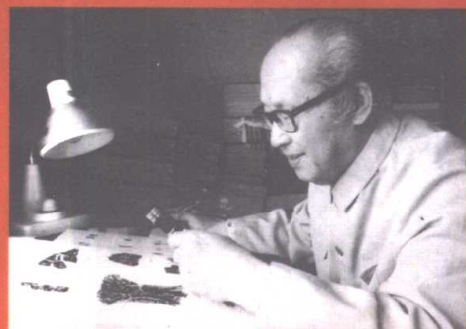
予自勝衣就傅迄于弱冠，相與講肄之友蓋寡，總角之交惟劉蕙孫表兄，弱冠以還始得孫曉野兄，曉野曾執贄先雪堂公門下。乙酉之秋，滿洲偽政權瓦解，曉野方執教于書院，而予亦留滯長春，目擊當日兵革搶攘之狀，故予簡曉野詩有「真見摸金梅枝尉，重傷榘壁厄秦餘」及「一樣癡頑任人笑」諸句，後遂惘惘別去。既建國之七年，予自大連就調于長春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而曉野已先執教于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兩校相距密邇，然以教務殷繁，兩人者不得數見，即見所業又弗同，惟每削稿就質，則未嘗不顧相視而笑，予謔隘淺率，以視曉野之博涉博精，語不妄發，固難以道里計矣。嗣是國是屢更，風風雨雨，兩人者卒脫然無累，則以兩人皆儒素自甘，不騫聲華，人莫得而齟齬之也。及三中全會後，勞者息而鬱鬱者伸，然吾兩人則已垂垂老矣。予先得腦血管痙攣，兩耳失聰，與人對話必藉紙筆。及戊辰之春，曉野罹腦血栓，卧病醫院者月餘。比予離休回連濱，曉野聞而扶病鳴鑼訣別，若有戀戀不勝情者。別後聞曉野病間，能親董理其舊著，輒以「多逸少勞」相告誡。今年初秋，曉野忽投書以四年前與中華書局締約之《古文字及古文字學論大集》將付梓相告，且索為序，予見其書跡與平日習見者同，色然喜，蹶然以興曰：「曉野病誠愈矣！」

是集凡為文二十篇，皆曉野累年研几心得，而去取綦嚴。予不識文字聲律之學，惟諗知曉野治學誠信不欺，又黽勉精進弗懈，故樂為序之，以竊附于「知言」之末，曉野久心許之矣。予在吉大與于思泊教授同講序者卅年，思老謙抑樂善，每于予有過情之譽，以為「多識前言」，不失為舊家子弟。思老謝世，予作輓語，自比籍湜。竊念思老孜孜畢生，其及身成就固已炳然，而晚年多培育研究生，皆彬彬成材，教澤之綿延猶未有已也。曉野之主講師大中文系，亦越卅年，其教澤被于人者亦溥矣，顧與思老皆欽然不自滿假如此。

四維序

予與曉野俱從舊社會來，于舊社會之痛苦民生，知之夙而嫉之深，四十年來，所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之歌，為之鼓舞，乃世之別有用心者獨異是。雖然，吾輩俱老矣，此物此志將終生矢之。

己巳八月十有七日，同學弟羅繼祖序于連濱之容我齋



孙常叙（1908～1994），著名语言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字晓野，吉林省吉林市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名誉系主任、吉林文史馆馆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

1926年就学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从高亨先生习古文字学及先秦诸子之学，30年代问学于著名学者罗振玉先生；1948年以后先后任教于长白师范学院、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主要著作有：《汉语词汇》、《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楚辞九歌整体系解考证》、《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等。

目錄

胡序 一

羅序 三

釋四甲
——兼釋各云、般龠 〇〇一

霍雀一字形變說 〇一九

天亡毀問字疑年 〇三三

周客鼎考釋 〇八三

麥尊銘文句讀 一四四

習鼎銘文通釋 一六三

秦公及王姬鐘、鐸銘文考釋 二六二

居頹毀簡釋 二七八

者減鐘皮難為頗高者減為句卑考 二八三

鵬公劍銘文複原和「雕」、「鵬」字說 二八七

則、濼度量則、則誓三事試解 二九七

釋質申唐說質誓 三一四

攻吳王大差監出於晉北和班氏遷於晉代之間 三三二

詛楚文古義新說

三四〇

「蛟虎」攷釋

三七一

以齒音和牙音疑母構成的複輔音初步探索

三七九

涿鹿邑布考

四一六

釋

兼及人鬲之鬲及儀、獻的語音關係

四二二

從圖畫文字的性质和發展試論漢字體系的起源和建立

——兼評唐蘭、梁東漢、高本漢三位先生的「圖畫文字」

四三五

假借、形聲和先秦文字的性质

四九〇

「吹參差」非「吹洞簫」說

五〇七

後記

孫常叙 五二八

編後

孫屏 五二九

釋 國 中 一 兼 釋 各 云 般 國



1533 頁 10405 反



1535 頁 10406 反

原片過大，剪貼

釋 國 中 一 兼 釋 各 云 般 國

《甲骨文合集》第四冊 1533 頁
10405 反，它的右半偏下列辭是：

王固日出希八日庚戌出

各云自東國母是□

出出虹自北飲于河

同書 1535 頁 10406 反，它的左

半偏下列辭與之同文：

王固日出希八日庚戌出

各云自東國母是亦

出出虹自北飲于□

說起來，大家都熟悉，因為 10405 反早在 1914 年（甲寅）《殷虛書契》菁華 4 第四葉已經著錄。第二行是下亦字尚未泐失。

大家早已熟知的卜辭，在字詞句的理解上，有些已經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有些還以不同程度存在着這樣或那樣分歧。10405 反和 10406 反

卜辭中的「𠃉」便屬於後者。

「𠃉」，《合集》拓印分明：

10405反 寫作



10406反 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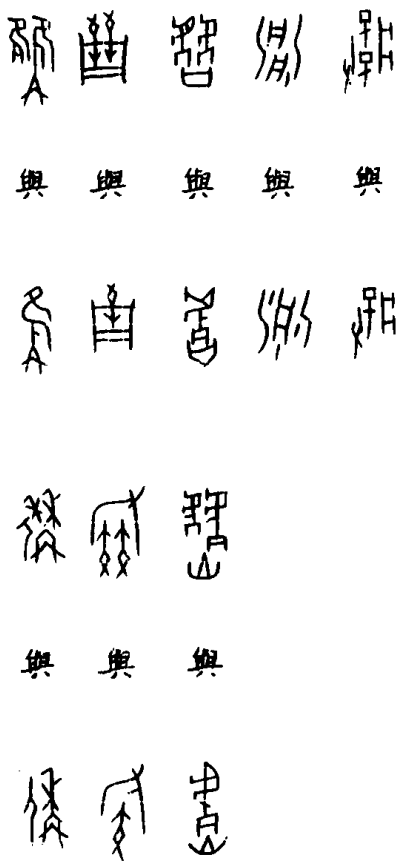
這兩版卜辭，文同辭，字同形。「𠃉」字所从之「𠃉」都是左右側直筆兩脚下垂超過它們所夾的橫筆的。可知「𠃉」是本形，不是變體，更不是刻辭時技術上的手滑失控所造成的刀筆出鋒。






這個从「𠃉」之字，有隸定為圓的，有隸定為圓的，有以之為面的。不拘寫作圓或寫作圓，它和釋面一樣，都是在把「𠃉」看作五角形「𠃉」的觀點上得出來的。置其左右側的兩筆雙垂於不顧，與契文實際不符，是難於取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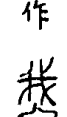


也有人把「𠃉」形兩側直筆所夾的橫筆抹掉，以之為「𠃉」。釋「𠃉」為「𠃉」，同樣失實。他們認為甲骨文「𠃉」字是「𠃉」的異體，而「𠃉」又是「𠃉」的繁文，遂據之以證「𠃉」就是「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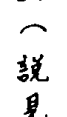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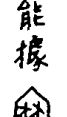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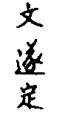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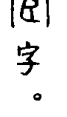

這種說法也並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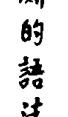
我們從甲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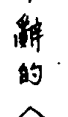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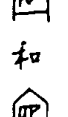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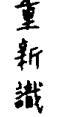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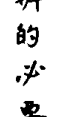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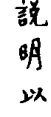
以及《說文》 篆文从魚作 籀文是 字， 籀文是 字，

 或从虫作， 或者作， 或者作 來看，可以肯定 是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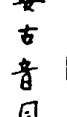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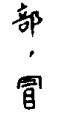

字的另一寫法，《甲骨文編》把 收於 字之下是有道理的。但是， 與 有別， 當是 的初文（說見本篇後文），不能據 兩文遂定 為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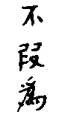
這段卜辭的 卣字，管燮初、楊潛齋、陳邦懷三位先生都釋為「冒母」，分別見於《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頁三十五和《殷代社會史料徵存》卷上葉五至六。

從「識文斷字」來說，三位先生的看法是正確的，以 為冒是可信的，但是，就這個字在這段卜辭中的各種對立統一關係來說，在解字、定詞、釋義上，也還存在着一些問題。致使有些古文字字典學家不接受這種看法，不把 作為「冒」字入錄。這反映許多學者對釋 為「冒」表示懷疑。為此，對這段卜辭的 和 卣字有重新識辨的必要。

本文着重說明以下兩事：一、釋 為「冒」是可信的。二、但是 卣字不是「妾女」而是「霽晦」。

壹、釋 為「冒」補證

隸 為冒，管先生書重在語法，未暇申其字說。陳先生《徵存》盛贊楊君 母，應釋冒母，冒與妾古音同部，冒母即妾女也。以為「楷確不刊」；而未言兩家所以釋 為冒之理。



 是古冒字。這一判斷，我們是從以下四事得出與管、陳、楊三先生相同的結論的。——但是，我們認為 不段為「妾」，這一點，又是我們和陳楊兩先生大不相同的。



一、從字形結構上證 為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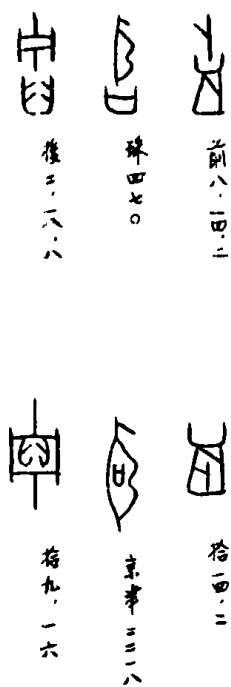
釋 卣字——兼釋各云、般

《說文》：𠃉，突前也。从見𠃊。𠃊，繫傳。除此字外又有𠃉字。云：犯而見也。从𠃊从見也。徐鍇曰：義同於冒。《玉篇》見、𠃊兩部都寫作寬，其義都是突前也。《一切經音義》卷四六：「寬死」，卷五三：「寬突」，都引《說文》。寬，突前也。田吳焯《說文二徐箋異》說小徐同字，犯而見也。是譏人據上文《𠃉》說解增之耳。寬當即見部之寬。《玉篇》二字說同，可證即是一字。《𠃉》與《𠃊》為一字，則《𠃉》與《𠃊》為一字。王筠《說文句讀》也說：「竊疑《𠃉》與《𠃊》蓋同字，古人作之有繁省耳。以寬寬二字推之可見。」

















《說文》：𠃉，从𠃊从目，九年衛鼎「冒」作𠃉。以𠃉與𠃉同字例之，則其从𠃊者作𠃉，與𠃉之从𠃊从𠃊相同。

從九年衛鼎  到秦詛楚文 ，都與小篆相同。目都不在𠃉中。這一點並不能否定𠃉之為

甲骨文字去  圖畫文字  未遠，用形象寫詞法寫詞時，重在表意，有些字所用的事物形象，見意即可，並不足位。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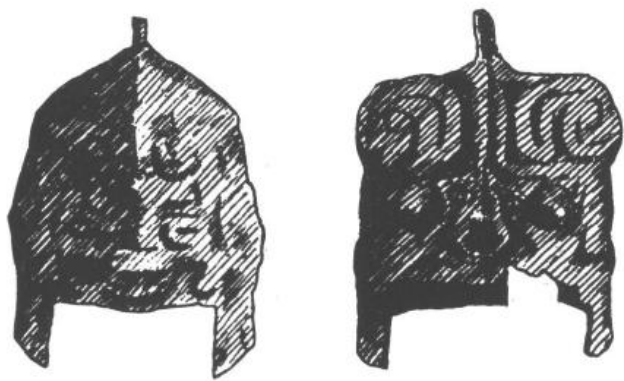


就字形所用的物象來說，兩形一上一下和兩者一方包括另一方，雖然結構安插不同，可是在寫詞上還是同一字的或體。

從這看來， 和  是同一字的繁簡， 和  是  和  的古體， 和  在  同于  的基礎上，與 、、、 中  一様，是同一詞，同一寫詞方法，在位置所用物象上，產生的差異，因此說把  隸定為「冒」，是合乎規律的。












二、從殷虛出土實物證  為冒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梁思永先生在發掘安陽侯家莊1004號墓時，發現大量青銅冒。這些殷代頭盔是和戈矛等武器放置在一起的。它們的形制大體近似。盔前可齊眉以護額，上可保頂以護顛，左右和後部向下伸展，用以護耳護頸，頭盔頂部有向上豎立的銅管，可用之以裝置飾物。



安陽殷墟出土青銅冒

據《考古學報》一九七六年
第一期圖版三選摹

殷代青銅冒的盔體正面形象與卜辭  字所从的  相同，試比較  ，可知  字所从之  是通過筆劃反映出來的實物表象輪廓，是根據表象的形象特點勾勒出來的，寫意，略畫。 的上部  形是殷冒盔體用以齊眉覆額護頭部分，左右兩脚下垂的 ，突出兜兩側護耳的部分。從殷虛實物看殷虛文字，可知  字所从之  正是冒的盔體形象。

殷周冒字也說明這一事實。

釋  身——兼釋各云、般、幽


三、般周，曹字所反映的盥體形像、性質和作用

《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 4542 頁第 3694 2 片

丙午卜才伎貞王其手□

征執山只 人方 焚□□

弗每才正月佳來正人「方」

此片即《殷虛卜辭綜述》圖版貳壹哲庵藏拓選錄之二——《哲庵》315。陳夢家以山只為曹（《綜述》305頁）。A 即 ，象首鐘頭盥之形。

周金文曹作



孟鼎二



成簋



















康簋



中山王響方壺

侯馬盟書曹作 

《說文》：曹，由，兜聲也。从月由聲。《甲》曹，古文由字作 ，古字作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六十九頁）般周曹字也正是从  聲的。 與古有別， 聲即由聲。聲符下，用以表示所屬物類的形符    與  都是史盥體之形，與  相同。

《一切經音義》卷四六，覓死，引《國語》：戎狄覓沒輕儻。賈逵曰：覓沒，猶輕觸也。按韋昭《國語解》這句話作：夫戎狄冒沒輕儻也。云：冒，抵觸也。明是賈逵之說。可知覓與冒同。中山王器  字  下从 ，其義與《說文》  同，从目，从見，从人，都作為條件，用以說明  的性質和作用。

四、**冒**與**兜**——**兜**之**兜**與**冒**同音。

即**冒**，而**冒**與**務**、**登**同音。

《荀子·哀公篇》：「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楊倞注：「務，讀為冒。」並引《尚書大傳》曰：「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鄭康成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冒，覆項也。句領，繞頸也。」《禮記·冠義》篇目，孔疏引《尚書大傳》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北堂書鈔》冠引作「周公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句領者。』」《辭》句雖略有出入，然而「冒」字不異，可見《荀子》「務而拘領」之「務」是以同音詞的關係借以寫「冒」的。

《淮南子·汜論訓》就用這一事情作為文章開頭，說：「古者有登而繞領以王天下者矣。」《初學記》引「登」下有「頭」字。《高誘注》：「登頭著兜登帽，又在以「務」寫「冒」的基礎上，以「兜登」之「登」寫「冒」了。

兜登之登是就「冒」的聲體說的，是就「冒」與「冒」的音義關係立名的。

「冒」，由得聲，古者在幽部。幽部字多轉入侯部。冒自幽入侯是為兜字。《說文》：「冒，兜登也。」兜，兜登，首鎧也。《馬叙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卷十六云：「兜，冒實一字。兜音端紐，冒音澄紐，古讀歸定。端定皆古夫前破裂音也。聲亦侯幽相近。」《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邾人獲公冒，縣諸魚門。」杜氏注云：「冒，兜登。」《正義》曰：「書傳皆云「冒」，無「兜登」之文。言兜登，舉今以曉古，蓋秦漢以來語。」這個意思在《書·說命中》：「惟甲冑起戎。」《費誓》：「善教乃甲冑。」《正義》裡也一再申說，說：「經傳之「文」無鎧與兜登，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晚古也。《經傳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鎧、兜登之文。」兜登，是「冒」的後起之名。

這個後起之名，既與詞的發展有關，又和語音音變相連。如前所說，「冒」是與「務」同音的。「務」，從「攴」聲，而「攴」，是「牙」得聲的。在古音都是幽部之字。在語音變化中，它也不例外，兜和「冒」一樣，也都有從幽入侯的音變。例如「牙」在幽部，而「牙」得聲之「攴」在侯部，而「攴」得聲之字却又分別見於幽、侯兩部：「登」，在幽部，而「攴」，在侯部，而「登」，在幽部，而「攴」，在侯部，而「登」。